

第十届

新概念

作文大赛获奖者

小说精选



田涯 陈杨 选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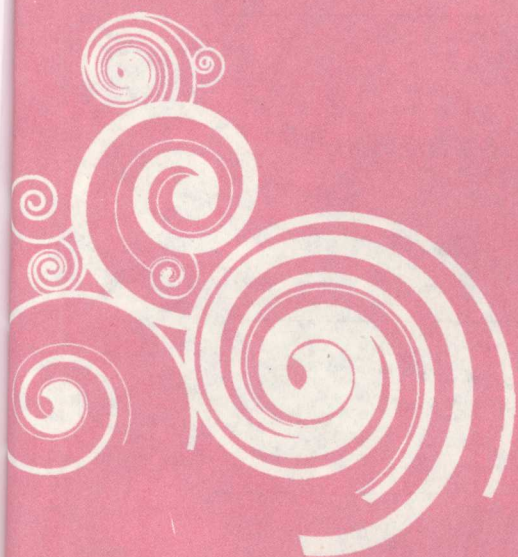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第十届

新概念

作文大赛获奖者

小说精选



田涯 陈杨 选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十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小说精选/田涯、陈杨 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8.8

ISBN 978-7-5354-3761-7

I. 第… II. ①田…②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5818 号

责任编辑:刘青 尹志勇

责任校对:刘慧玲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怡 邱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http://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50 毫米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:14.875 插页:1

版次: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29 千字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陈元军

痴 1

能有多轻，能有多重 6

李 超

地铁 13

湖水 26

刘梦怡

蝶影飞雪 34

王少帅

冬季恋歌 39

曾经，曾经的曾经 52

马岩龙

Never land 68

郭 龙

御剑踏破乱红尘——李逍遥自传
..... 76

我们是糖，甜到忧伤 84

无尘剑殇 91



张 晓

旅人未古 119

王林琦

手机 126

张翼飞

为谁开，茶花满路 130

我的夏天谁来过 136

吕城江

我不写武侠 147

周丽晶

无处安雅 153

王 玉

下雨 164

鱼的手机关了，为什么？ ... 176

邱 天

旋转的沙漏 182

伊莱恩·科尔曼的失踪 190

林培源

杨柳镇往事 197

章文佳

零零落落 212

张希希

祝小红的幸福主义 225



痴

陈元军

他爱上了她。

十几岁的时候，可以在耳朵里塞上耳机，在满脑子轰隆隆的音乐中，若无其事地游走在大街小巷。他有时会沉浸在音乐里，走动时忽然抖动起身体，但他不会跳舞，在被音乐引导而出的怪异动作中，很多时候会把走在旁边的人吓了一跳，然后人们会用怪异的眼光看他。他并不理会，摇滚使人陶醉。

活在青春里可以肆无忌惮。但感性的世界包容不了一切，生命不能因此有所缺失。

在要跳出十几岁的包围的时候，他需要一次升华，来自理性世界的声音，将他控制，和吞噬。

这时，他在满世界的喧哗里遇见了她。车水马龙在他的身边川流不息。各色的行人在他的周围打着圈圈匆匆而过。头顶的飞鸟在喑哑地尖鸣。脱完了树叶的树干在神气活现地舞蹈。街橱里的灯光在炫耀着美色。天空以一种庄严的姿态与地面对峙。

他的头发盖住了眼睛，拨开头发，她在对他微笑。

他停了下来，与她对视，直到他也对她微笑。

于是，他爱上了她。来自世界深处的声音向他宣告，末日来临。但也是重生，爱在这一刻无所不能，理性的世界瞬间分崩离析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安静的。安静。安静……

他把她带回了家。毫无畏惧，像一个刚学会骑车的小孩，他欣喜若狂，他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，他得到了她。

从此，他很少上街，很少再在街上突然身体一抖把别人吓着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文雅点，摇滚使人疯狂，而她始终对他微笑。

他凝视着她的微笑，忽然他全身一颤，如同遭受雷击一般，那笑多美啊！





那笑是一滴晶莹剔透的甘霖，一颗饱满欲滴的葡萄，一粒坚忍不拔的沙子，一片波澜壮阔的海水！

他无法释怀，陶醉在她春暖花开的笑里，接受女神对他的赦免。

他理应绅士。他学习如何对她微笑，如何表现得有涵养，如何含而不露。他不知道他在从男孩向男人跳跃。

从前，他不光会在街上跳出怪异的舞蹈，更会在房间里摆出无数匪夷所思的舞姿，在震得令房子抖动的音乐里，他想也许只有门外那条年逾古稀的老狗会懂他在跳什么。

他跳舞只是在释放，不然他体内蕴藏的能量会将这个世界毁灭。他觉得那条老狗在吐着长长的舌头时会这样想。

现在，他不会在街上舞动了，毫不遗憾。但他仍会在房间里跳，这时他不是为了释放能量，他是在与她靠近。这是一种精神交流，他想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她在对他微笑。

在早晨第一缕阳光照进他的房间时，他伸个懒腰，向她道早安，她对他微笑。

吃早餐时，他拿起盛满牛奶的杯子，咬下一口面包，再喝一口牛奶，对她说真美味啊，她对他微笑。

出门上学时，他向她挥手告别，她向他微笑。

午餐过后，他抱着肚子叫吃得真饱啊，她对他微笑。

晚上，他坐在她的面前，跟她说一天的趣事，他哈哈大笑，她对他微笑。

上床前，他对她微笑，道个晚安。

日复一日，他们相处融洽。他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，遇到高兴的事，他就兴高采烈地讲述给她听，遇到麻烦的事，他也会一五一十地陈述给她听，她对他微笑，然后他充满了勇气，这笑多美啊，足以扫清所有的阴霾。

他于是觉得生活是多么的美好，一笑可以令生命变得如此多姿多彩，而那些阴暗的摇滚是多么的无知。他把所有的摇滚唱片扔进垃圾箱，他拒绝叛逆，迎接阳光。

他开始注意打扮，他觉得要积极面对生活，不光要行为绅士，气质文雅，还应衣着得体。他试着把自己装饰得接近主流，而又不失年轻人的风流潇洒。他不追求名牌，因为那是浅薄的象征，他希望的只是让自己更加令她满意。他觉得他做到了，她在对他微笑！

可是，这些改变给他带来了麻烦。毫无疑问，他是英俊的，尤其是装扮一



新后令他更加迷人。

于是，潜伏在他周围的一个女生对他发动了攻击——她对他表白了。

他深深地锁住了眉头。他想爆发但不可以粗鲁，他应该绅士。于是，他的内心溢于言表，犹如兵法中的最高境界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他锁着眉头，翘着嘴角说，噢，当然，这令人很高兴，我的朋友。

这令女生十分兴奋。但他是不能欺骗别人感情的，同时他又不能背叛，他不能背叛她，他爱她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。

他把他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如实地对女生表明，女生煞白着脸，大骂他疯子，飞快地逃离。

他得意地笑，仿佛打了一场胜仗，他看着她仓皇的背影嘀咕，你怎么会懂我，你又怎么会懂得真正的爱情？疯子！

他将这一切讲给她听，她对他微笑。他觉得这笑更美了，像一个珠光宝气的高贵皇后。

他对她更加投入了。有时他坐在她面前，絮絮叨叨地说上两三个小时，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倾听者，她微笑着听他说一切；有时他只是与她对视，他专注地看着她，她也专注地看着他，他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世界，看到一棵小草在破土而出，看到夕阳在缓缓西沉。

这就是他与她的精神交流，他心满意足。

日子像蜗牛一样前行。岁月在他的身上一圈一圈地缠绕丝线，像作茧一样将他包裹起来。

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四年。

他重复着同样的轨迹。

忽而，他竦身一摇，看上了一株野花。

这株野花有着绮丽的美，她有饱满的花瓣，鲜艳欲滴的花唇，撩人心扉的鲜红，和轻佻的黄色花蕾。她在阳光照耀下挺拔身姿，在风里卖弄风骚，散发熏人的异香。

这株野花是突然出现在他的屋外的，之前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她，这次她一下子进入了他的视线，令他眩晕，无法自拔。

他走了过去，蹲在她的面前。她在风中摇摆得更厉害了，花瓣“扑扑”作响，花蕾一根根地点头跳动，令人窒息的香气在风中狂野地蔓延。

这支花舞将他迷惑，他把她摘下来带回去。

在他倒满水的瓶中，她的花瓣更加丰满，颜色更红。她颤抖着全身向她示



威。她们彼此对立着。

他坐在中间，看着野花，她的迷乱令他迷失。

她更加得意，抖动着花茎，笑出声来。

而她只是微笑。

两天之中，他看她的次数大为减少，这是史无前例的，他用大量的时间与野花相处，他们对视，他闻她，抚摩她，与她调情。

这一切都看在她的眼里，而她只是微笑。

两天后，野花开始衰败，她的颜色不再鲜艳，她的香味不再浓烈，花瓣也不再饱满。——她老了。

夜里醒来的时候，他猛然发现他错了。于是，野花被扔出窗外。

他跪在她的面前忏悔，你会原谅我吗？

她对他微笑。

于是，他也笑了。他又回到她身边。

五年，六年，七年，八年。

理性与感性的交锋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，明亮得如同黑夜里的闪电。

蜘蛛反复不停地吐丝，织网，一圈一圈，一层一层，直到成为一张大网。一张大网。

八年了，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男人。

他因为她变得优雅，得体，英俊，迷人。

这是她的魔力，她的笑无所不能，令他蜕变成为男人。

他爱了她八年。他想他还会继续爱下去，世世轮回。

她对他没有语言，她闪现的是无坚不摧的微笑，但这对他来说足够了。

像冰山在崩塌运行。

他能够给予她一切。他也希望得到她的一切。他想和她做爱，她对他微笑，但她拒绝了。

爱本来就是不平等的。她不属于他，但他还是笑了。

他做梦了。

在梦里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垂着波浪一样的头发，她唇红眸亮，皮肤透明，手指纤细。她拉着他的手，奔跑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。

他们欢笑，然后他把一枚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，他吻她。

他们终于拥抱在一起，激烈地纠缠，肌肤摩擦着，他们彼此深切地渴望和索取。他撞击，她呻吟，她令他在这一刻所向披靡。

终于，他痛快地释放了八年的爱。八年的沉积在一刻爆发，凶猛而残暴。他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，喘着气注视对方。

直到天亮。

他醒来时太阳将第一缕光射进房间。他起床后对她微笑，她也对他微笑，他抚摩她的脸，对她说，谢谢。

几分钟后，他抱着她，在十几层的高楼上飞身而出，作自由落体运动。风声在他耳边呼呼作响，刮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他微笑着将她抱紧，然后闷重地掉在坚硬的地上。

高楼在耀武扬威，向众人展示它脚下的这个痴情男子。调皮的阳光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来，将清晨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体上。

人们围了上来，看见这个脑浆四溅如一朵花的男人怀里抱着一幅女人的画像，这个女人对着众人微笑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人的来历。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“[对黄景真说]天哪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风合情又合意。”





能有多轻，能有多重

陈元军

小陈坐在寝室里悠闲地上网，看看时间已经快六点了，抬起头想了想今天的过程，但就是想不起今天干了些什么，于是不禁感慨一天大好的光阴又这么流走了。

肚子里面传出“咕隆咕隆”的叫声。“该吃饭了。”小陈自言自语地说，到阳台上看了看外面，还是风雨交加的，走在路上的人都弓着腰，用伞顶着风雨来的方向，其实这么大的风，又这么大的雨，打什么伞也不管用，走在外面的人基本都是下半身全湿的。

“怎么又刮台风，来学校才一个月就刮了两次，沿海的天气真是奇怪！”小陈看着外面恶劣的天气抱怨，“看来是不能出去吃饭了，干脆叫个外卖！”

电话里传出“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候再拨”的声音。“倒霉！”小陈又拨了一次，还是无法接通。“干脆跟妈妈发个短信，反正也闲着无聊。”小陈的手指在手机键上按了起来，很快，一条短信就写好了：妈妈，这边又吹台风了，下大雨吹大风，好烦人。

翻出妈妈的电话，按下确定，短信就发送了出去。

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小陈把门打开，小樊拿着两把雨伞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，把伞往地上一扔，就上阳台去了。

“又吵架了？”小陈对着阳台上的小樊问，小樊没有回答他，站在阳台上沉默。小陈摇摇头，心想，谈个恋爱三天两头地吵架，又摔手机又撕钱的，还要寻死，这样不是折磨人么？谈恋爱谈成这样也够失败的。

小陈见小樊没有任何反应，知道他可能要爆发了，又摇摇头，重新坐到电脑前。

这时寝室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很突兀地。

小樊立刻从阳台上走进来，到电话前拿起话筒。



“喂？”小樊的口气显得很平静。

小陈在电脑前笑了笑，想，不像是又吵架了的样子嘛。

“喂？喂？……”小樊弓着背站在电话前，“你说话……喂……你说话，我听着……”

小樊突然把电话扔掉，然后猛地把电话线也拔掉，小陈吓了一跳，转过头去看小樊。“辅导员的电话是多少？”小樊走过来，一脸的黑云。

小陈惊讶地看着小樊，说：“找辅导员干吗？有多大的事要辅导员解决？”小陈一个寝室的都已经习惯了小樊和小徐经常吵架，他们矛盾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三分钟前还乌云密布，三分钟后两人又晴空万里了。

“我实在受不了她了，我要找辅导员！她今天又和我闹翻了，跟我说分手，还说要去死，说完把伞扔了就跑了。”小樊压着嗓子说。

“嘿，你俩还不是那么回事，要不了一会就好了，没事，找什么辅导员！”小陈恍然大悟，对小樊打趣道。

“没这么简单，我这次是真的和她彻底底结束了，你把辅导员的电话翻出来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她心理真的是有问题，说完了她要干吗干吗去，我实在是受够了！”小樊说话的时候显得很无力。

打就打吧，反正还不是会没事，上次半夜了爬起来还写绝情书呢，第二天两人还不是照样手拉手地走得无忧无虑。小陈一边想一边把电话翻出来，递给小樊。

小樊把电话拨通，电话响了半分钟都没有人接，“妈的，怎么不接？接啊！”小樊几乎是吼叫起来。

小陈一边打电脑一边悠闲地说：“可能是他不认识我的电话号码，所以不接，别打了，多大点事啊，把小徐找到了哄哄就好了。”

小樊又拨了一遍电话，还是没人接。“不行，我要跟他发个短信，我一定要把她的情况告诉辅导员，给她找个心理医生，她又说要去死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……”

小陈又笑了笑，并没有回头看身后的小樊，继续一边打电脑一边说：“死？她真的敢？唬你的吧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拿死来威胁人。”

“不是，你不了解她的脾气，她是那种说到就做到的，这次我俩闹得特别凶，我还真担心她会出事。”小樊在后面说。

“呵呵，也是哈，你俩吵架损失了多少经济？她砸了两手机，你也砸了一手机，还被她撕了一个月的生活费，你俩还真是疯狂啊，呵呵。”小陈笑着说，回

头看看小樊，他正在写短信，表情很严肃。

短信发出去了。小樊把手机放回小陈书桌上。小陈和小樊都没有说话，寝室里陷入沉默。

在小陈背后站了半分钟，小樊又拿起手机：“打个电话啊。”

“喂，你在哪里？”小樊问。

小陈听到电话里传来尖利的哭叫声，心想，还真会闹的。

“你不要这样！你不要这样！你不要老是拿死来威胁我！”小樊突然咆哮起来，声音猛地提升了十几倍，把小陈吓得从板凳上跳了起来。

“嘿，干吗呢？”小陈扭头看小樊，可是小樊没有看他，小樊的情绪很激动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整张脸都黑了。

“啪！啪！啪！”小樊用拳头猛地击打衣柜，衣柜的门板发出巨大的声音，小陈心惊肉跳，担心地看着小樊，怕他一冲动把他的手机砸了，之前他们已经砸了三个了。

“你不要这样，我们分手就好好地分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总是用死来威胁我，我已经跟辅导员打电话了……”

小樊停了下来。就像火山爆发突然被凝固。只有电话里面在不断传出小徐的说话声，混杂着哭声。

接下来是一片沉默，小樊没有说话，电话里也没有说话声，小陈只隐隐约约听到点抽泣声。

终于，小樊又说话了：“你不要这样，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样……啊……不要这样折磨我，好不好？”小樊说着就蹲了下去，声音沙哑了，甚至带着哭腔。

电话被挂掉了。

立刻，电话又响起。小樊接起电话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电话里依然是小徐尖利而急促的声音。

“你在哪里！”小樊又突然大吼起来，小陈又被着实吓了一跳。

挂了电话，小樊套了件外套，捡了把伞就朝寝室外跑。这时，电话又响起来。可是小樊没有理会，径自跑了出去。

电话还在响。十秒，十五秒……

“喂？”小陈接起了电话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来找我……”电话里响起小徐边抽泣边说话的声音，“你是谁？小胡？”

听到小徐的声音，小陈的眼前出现一个女孩一边擦眼泪一边说话的样子，小陈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有点心软了。

“不是，我是小陈，小樊出去了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谈恋爱好好谈嘛，干吗老是要吵架，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呢……”小陈微笑着说。

“你都不知道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，他对我有多残酷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呜呜……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……我和他分手了，彻底地分了……”小徐的哭声从电话里面传出来，刺激着小陈的耳膜。

小陈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一次次地吵架，又一次次地重归于好，女人的眼泪是无敌的，是男人的致命武器。

“啊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其实小樊他很喜欢你的，昨天晚上他还很开心地聊到你……”虽然他俩谈恋爱碍不着小陈啥事，但是他想做个顺水人情帮小樊劝导下小徐这只迷途的小羔羊。

“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对我的……”显然，小徐并没有听他的话，“他回来了拜托你告诉他，我今天晚上会没事，但是我警告他的事绝对不是唬他，你也叫他别来找我了，我不想让他找到我，他就一定找不到，谁也别想找到我！”

很坚决的口气。小陈想还是算了吧，反正不碍他的事，她要死要活随便，况且这不是他能劝说得了的。他对电话说：“好吧，你还是回寝室吧，外面……”

电话被挂了。

小陈看看电话，摇了摇头，叹口气，继续玩电脑。

很快，电话又响起来，这次是短信。一看，是妈妈发来的：儿子，注意安全。今天碰见了王大妈，她说你祖父已经吃不了多少东西了。

小陈看着电话，想了一阵，写了条短信发回去：我晓得了。

小陈想了想，已经好多天没有打电话去祖母那里了，上次去电话是中秋的那天，二伯母在电话里对他说，祖父现在已经很虚弱了，拖不起，接不了电话，你祖母已经跟他说了是癌症，整个人的精神都差了很多。

有多严重了呢？只不过才十来天，一个国庆的时间没去电话而已。

小陈心里还是很担心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，他来到阳台上，拨通了祖母家的电话。

“喂？”是祖母的声音。

“祖母，我是小陈。”小陈大声地对着电话喊，祖母的耳朵不是很好。

“哦，你打电话来了啊？”电话里面祖母的声音好像也憔悴了很多，而且电



话里只有祖母的声音，周遭都很安静。

“嗯，祖父的情况怎么样了，祖母？”小陈大声地叫。

“你祖父啊？他住院去了，五号去的，今天八号了吧，他在屋里大小便都拉不出来，你晓得，肝癌病人就是这样，那天他严重了，就把他送去住院了，在医院里好像情况要好点，拉得出来了，但是你祖父，我估计时间也不长了，拖不了好久了，我想应该就这两个月的事，他现在人瘦得啊，血管都收缩了，在家输液都输不进去了，你晓得的，你祖父鼓足了劲想活，但是这个病没有办法，活不了了，国庆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照了相了，就当是遗像了。”祖母如实对孙子这么说，老人的声音由于年老和憔悴，变得底气不足，微微地颤抖，像是轻风吹动干枯的树叶。

小陈这么听着，身体里面一阵一阵地麻：“那谁照顾他？”

“嗯，你的几个伯父、姨娘轮流照顾他，还请了个人，五十块钱一天，在医院里还能照顾得好点，你也知道，我的身体本来也不好，这段时间全是我照顾他，我的精神也拖垮了好多，现在他去了医院，一天到晚就我一个人在家里，找个人说话都找不到。我又去不了哪，脚上的伤口快好了，但还没有愈合，糖尿病人有了伤口就是这样。”祖母说。

小陈的心里像被东西绞住了，很紧，又有点轻微地疼痛。听着祖母的话，他忽然感到很无力，很无力。

“嗯，祖母，嗯，那您一个人……”小陈语无伦次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能说什么。

“你好好学习，你祖父是活不了多久了，这号病好不了，等他走了，你回来不了，我们会通知你一声，知道就行了，啊，还有没有什么事，没有了就这样吧，打长途很贵。”

“啊，好，好……”小陈还没有说完，电话里已经传出“嘟嘟”的断线声。

小陈站在阳台上，看着楼前的草地和草地上被雨打落的白色花瓣，掉落一地。风夹着雨狂暴地肆虐地面上的一切，呼呼作响。

雨点打到小陈的脸上，冰凉冰凉的。小陈看着西面，家的方向，想象着这时祖父在医院的样子，应该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雪白的天花板吧。还有祖母一个人在家里，应该又在打毛线小鞋吧，祖母在家里没有事做，就打打婴儿穿的毛线鞋打发时间，也能多少挣点钱。

为什么都走得这么急？小陈看着灰黑的天空，在心底问苍天。三个月前，小陈突然接到父亲猝死的消息，差点晕倒在教学楼的教室里，仅仅一个月后，

父亲的父亲又查出来是肝癌，将不久于人世。

尽管父母离婚已经十年了，尽管从小对祖父没有多少好印象，尽管这个人曾经伤害过自己，尽管一直认为这个人在自己生命里没有地位，可是在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小陈还是觉得心里一阵一阵地痛。难道是亲情吗，那份流淌在每一滴血液里面的亲情？

老天爷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如果听到的话，能不能让我的祖父没有痛苦地多活几天，就像以前一样。

小陈想到有一天祖母也会像父亲这样，离开自己，还有身边的亲人，深爱的人，他们都会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自己，就像要去一次旅行，但是这次旅行不会有尽头，也不会回头，一旦开始旅程，就是永远的分别，再不相见。

想到这里，小陈的心好痛，深深地恐惧，尤其是想到自己最爱的母亲，也有一天会踏上这样的旅程。

小陈感到身体里有东西要发泄出来，但是又找不到出口。

欲哭无泪。

风还在呼呼地刮。雨还是那么大。只是夜越来越黑，空气越来越凉。

寝室里的哥们除了小樊都回来了，坐在各自的电脑面前玩，互不说话，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面。

小陈站在阳台上看着寝室，肚子又叫起来，胃痛裹着饥饿一起泛上来，如此强烈。

小陈拿了把伞，独自顶着风雨出去，到学校一家卖馄饨的店里叫了一碗馄饨。

馄饨很快端上来了，很烫，小陈夹起一个，朝它吹了几口气，再慢慢地送进嘴里。一个一个地，慢慢地吃，慢慢地想起很多事情。

吃完馄饨，再顶着风雨回到寝室，小陈觉得心里好像没那么沉重了，只剩下淡淡的忧伤，挥之不去的忧伤。

小陈坐回电脑前，望着电脑屏幕发了一会呆，忽然想上厕所，于是，站起来走进厕所。

站在便槽边，一边解手，一边看养在盆里的小乌龟。小乌龟呆在水里一动不动，微微睁着眼睛。

又在睡觉。小陈想，用手去碰它，碰到的却是冰凉的水。

小乌龟还是一动不动，连眼睛也没眨一下。

小陈有点急了，以前不管它有没有在睡觉，只要碰到它，它都会缩一下头，

